

La Comédiathèque

隔离

Jean-Pierre Martinez



comediatheque.net

本剧文本可免费下载。

但演出权是对作者创作劳动的合理报酬，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。无论您是业余剧团还是专业剧团，在演出本剧之前，都必须事先申请演出许可，并支付相应的演出版权使用费。

如需联系 Jean-Pierre Martinez 并申请演出其作品的授权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en/contact-2/>

隔离

Jean-Pierre Martinez

作者翻译并改编

四个互不相识的人被迫隔离在一个废弃的剧院里。隔着一面想象中的玻璃墙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另一群人——观众——注视着。几名疑似感染者开始提出一连串问题：他们究竟感染了什么病毒？他们到底面临什么危险？这一切会在什么时候、以什么方式结束？

渐渐地，我们发现，这一令人窒息的情境发生在不远的未来，一个由“老大哥”（Big Brother）掌控的世界。而这场隔离的真正原因，也许并不完全出于医疗考虑……

人物：

多姆
帕特
马克斯
萨姆/金

人物的性别并不重要，甚至可以让所有角色都带有一种中性、近乎统一的外观。演员也可以在演出过程中互换角色，每个角色由不同的服装来标识（蓝色、粉色或绿色病号服，白色医护服，黑色立领制服）。在这一版本中，多姆和马克斯为男性，帕特和萨姆/金为女性。

© La Comédiathèque

第一幕

舞台可以保持空旷，只摆一两把椅子。多姆脚步迟疑地走上台。他穿着医院病人常穿的那种病号服（蓝色、粉色或绿色）。他困惑地环顾四周，突然震惊地发现观众的存在，于是走近一些，神色不安地观察他们。帕特穿着同样的衣服，从他身后走上台。

帕特 — 你好。

多姆吓了一跳，猛地转过身，看见了帕特。

多姆 — 你吓了我一跳……

帕特 — 对不起……所以，你也是……？

多姆 — 是……

一阵尴尬的沉默。

帕特 — 我们是不是见过？

多姆 — 我想，我们刚才在同一节车厢里。

帕特 — 13 号车厢，对吧！不知道这跟现在的情况有没有关系……

多姆 — 有关系？你是说跟 13 这个数字有关？

帕特 — 我是说我们俩为什么会一起在这儿！因为我们坐的是同一节车厢……

多姆 — 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我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。

帕特 — 我也一样。完全搞不明白。我一下火车，就有两个工作人员让我跟他们走……

多姆 — 你确定他们是警察？

帕特 — 我想是吧……他们戴着口罩。不是面具……我是说医院里那种口罩。他们让我上了一辆救护车，然后……

多姆 — 救护车？你确定？我是说，如果他们真是警察的话……

帕特 — 那就……算是一辆厢式车吧。

多姆 — 一辆医疗化的警用厢式车。

帕特 — 对，就是那样……他们把我带到这里，然后……让我等着。你呢？

多姆 — 一样……所以他们也什么都没告诉你。

帕特 — 就让我等着。

多姆 — 那.....你没听见他们说别的？

帕特 — 没有.....（停顿）我好像听见他们提到了“隔离”这个词。

多姆 — 是吗.....？

帕特 — 你也听见了？

多姆 — 不太确定.....

帕特 — 这不是最合理的解释吗？

多姆 — 隔离.....对。还能是什么呢？

帕特 — 这也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戴口罩。

多姆 — 是.....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

帕特 — 等着.....他们不是这么说的吗？让我们等。

停顿。

多姆 — 隔离.....要是真把我们关上四十天.....我希望他们至少能在那之前给个解释。

帕特 — 叫“隔离”又不代表一定要四十天.....要看是什么病。

多姆 — 你觉得真的是疾病？

帕特 — 不然还能是什么？既然把我们隔离起来.....

多姆 — 对.....应该是病毒。

帕特 — 而且传染性很强，我猜。

多姆 — 嗯.....大概吧。

帕特 — 我一点症状都没有。你呢？

多姆 — 我也没有。

帕特 — 不过.....这也不能说明我们没感染。还要看潜伏期。

多姆 — 你是医生？

帕特 — 我是“计算员”。

多姆 — “计算员”？

帕特 — 以前好像叫信息技术员。

多姆 — 明白了……那你对病毒应该很熟。

帕特 — 主要是因为我有三个孩子……你呢？

多姆 — 我没有孩子。

帕特 — 不是，我是问……你也不是医生吧。

多姆 — 我是培训员。

帕特 — 培训员……

多姆 — 以前好像叫教师。以后嘛……说不定就叫驯导师了。

帕特 — 我明白了……

多姆 — 真的吗？你明白什么了？

帕特 — 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你对病毒懂得比我还少……

停顿。

多姆 — 所以，潜伏期长短要看病毒？

帕特 — 没错……有时感染一周后才出现症状。有时更短，有时更长。

多姆 — 你对流行病传播懂得还真不少……尤其考虑到你并不是医生。

帕特 — 我说过了，我有三个孩子。一个病了，另外两个通常过不了几天也会跟着病。

多姆 — 可我们现在根本没病！

帕特 — 人在自己发病之前，也可能早就具有传染性了。

多姆 — 是……前提是我们真的携带病毒。

帕特 — 所以才要隔离吧……不过，他们肯定会把这一切解释清楚的。

多姆 — 嗯，肯定会……

马克斯穿着和他们一样的衣服走上台。

多姆 — 啊……疯子越多……

帕特 — 疯子越多？

多姆 — 以前有句老话……“疯子越多，笑得越……”算了，没什么。

帕特 — 也许这位先生能告诉我们更多。

马克斯显得相当茫然，走近观众。

多姆 — 我可不敢指望。他看起来也不太清醒。

帕特 — 你好。

马克斯 — 啊，你好……我……我也刚到……

多姆 — 你怎么知道我们刚到？

马克斯 — 什么？

多姆 — 你说“我也刚到”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刚到？说不定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几个星期。

马克斯 — 你们已经待了好几个星期？

帕特 — 我们刚到。

马克斯 — 哦……那跟我一样……我不就是这个意思嘛。

帕特 — 对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……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吗？

多姆 — 我们还指望你来告诉我们呢……

马克斯 — 我哪知道……刚下火车，他们就把我带走了，什么解释都没有。我可没时间陪他们折腾。

帕特 — 我也是……我三个孩子还在家等我。更别说我丈夫了。你呢？

马克斯 — 我没结婚。我只是去南方跑了一趟，看望住院的母亲。

多姆 — 她也病了？

马克斯 — 她摔断了股骨颈。

帕特 — 至少这个不传染……

马克斯 — 可我的损失谁来赔？我还有两个活儿得在周末前干完……

帕特 — 也许会给我们补偿。你是手艺人？

马克斯 — 我是水管工。

多姆 — 平时想找一个的时候，怎么就从来找不到……

马克斯 — 什么？

多姆 — 没什么……

帕特 — 水管工……这个词我听过，可我都记不起具体是什么意思了。

多姆 — 现在叫维修员。

帕特 — 啊，对……

多姆 — 这位先生是专业维修员。修管道、下水、水龙头……以前叫水管工。

马克斯 — 对。

多姆 — 所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？

帕特 — 你觉得我们是被关起来了？

多姆 — 关没关门先不说，既然是隔离，我们肯定不能出去吧？

马克斯 — 所以你们真觉得我们是在隔离？

多姆 — 按这位“大专家”的说法，我们携带病毒，而且具有传染性。所以才被隔离。

马克斯 — 病毒？什么病毒？

帕特 — 这……大概是一种未知病毒。要不然早就有疫苗了，也不会把我们隔离起来。

马克斯 — 好吧……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？你们知道吗？

帕特 — 我们也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触过某个病人……你刚才说去医院看过你母亲？

马克斯 — 她是骨折！

帕特 — 是……可医院里到处都是病毒，不是吗？这谁都知道……

马克斯 — 好嘛，现在成我的错了……

多姆 — 别激动，老兄。没人怪你。

帕特 — 再说，如果真要在这里关上几周，我们最好还是互相照应。

马克斯 — 你真觉得他们会把我们关上几周？

帕特 — 不知道。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

停顿。

马克斯 — 你呢，感觉怎么样？

帕特 — 还好……我当然更愿意直接回家，见我丈夫和孩子，不过……

马克斯 — 我不是问这个。我的意思是……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生病了？

帕特（有些不快）— 暂时没有。

马克斯 — 你呢？

多姆 — 我也没事。不过……谢谢你关心我的健康。

马克斯 — 我也是，我……状态好得很。

多姆 — 那太好了，太好了……我们真替你高兴……

马克斯又环顾了一圈。

马克斯 — 你们知道我们具体在哪儿吗？

多姆 — 不知道……送我们来的那辆灵车里什么都看不见，窗帘全拉着。

马克斯 — 灵车？你确定？

多姆 — 我刚才说“灵车”了？不，我当然是说医疗车。

帕特 — 路上顶多开了十五分钟。我们应该离车站不远……

马克斯 — 是啊……可这里不是医院。

帕特 — 不是……不过我们现在也还没病。

马克斯 — 真怪……这到底是什么地方……？（他在舞台上转了一圈，看到观众后突然愣住。）那些人是谁？

帕特 — 哪些人？谁？

马克斯（指着观众）— 那些人！

帕特眯起眼睛，往前走了几步。

帕特 — 我什么都看不清……这些灯……太晃眼了……

马克斯 — 就那儿！那么多人在盯着我们！

帕特（终于看见观众）— 不是吧……这是什么……？（对多姆）你早就看见了？

多姆 — 对……我进来第一眼就看见了。

帕特 —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！

多姆 — 告诉什么？

帕特 — 有人在看我们！还在听我们说话！

多姆 — 我给忘了……说了又能怎么样？我们又没做坏事，对吧？也没说什么坏话……

帕特 — 希望如此……

马克斯 — 我可什么都没说。

帕特 — 这简直是噩梦……

马克斯 — 你觉得他们听得见我们吗？

多姆 — 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坐在那儿。

马克斯 — 为了听我们说话？

帕特 — 至少是为了观察我们。既然我们正在接受观察。看看病情会怎么发展……

马克斯 — 奇怪。我们却听不见他们。

多姆 — 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说话。

帕特 — 或者他们在一面玻璃后面。

马克斯 — 玻璃？

帕特 — 就像审讯室那种单向玻璃，明白吗……（迎着刺眼的灯光眯起眼睛）再加上这些灯一直照着我们的眼睛……

多姆 — 我以前可从没进过审讯室。至少今天以前没有。

帕特 — 你知道我说的那种。站在“正确”的一边，可以看见对面的人，对面却看不见你。

马克斯 — 什么人？

帕特 — 嫌疑人！

马克斯 — 可现在我们能看见他们啊。

多姆 — 有一点我倒很确定：如果我有一天真进了审讯室，我肯定不会站在所谓“正确”的那一边。

马克斯 — “正确”的一边……？哪边才算正确？

多姆 — 玻璃的正确一边！就是能看见别人、别人却看不见你的那一边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照你的说法，要被审讯的是他们……我们坐这儿只是为了看？

帕特 — 你说得对，讲不通。我们又不是警察……

多姆 — 既然你这么说.....

帕特 — 什么意思？

多姆 — 你好像对审讯室也挺熟.....

帕特 — 你到底想暗示什么？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.....你对病毒几乎无所不知.....对审讯室也很熟。该不会你就是他们派来的吧？

帕特 — 他们？我听不懂.....

马克斯 — 你可能是卧底。我想这位先生就是这个意思。说白了，就是间谍...
...

帕特 — 我看我们才是真的开始发疯了。那些人肯定是医生。他们隔着玻璃观察我们的病情变化，这样自己就不会被传染。

马克斯 — 那就当他们不存在。

多姆 — 对，就这么办.....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就当我们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，没有一百个专家日夜盯着，等着看我们多久会死、怎么死.....

萨姆穿着同样的衣服，从他们身后走上台。

萨姆 — 你好.....

帕特 — 也许这位女士能给我们一点答案.....您好，女士，您是医生吗？

萨姆 — 我是信息员。

帕特 — 信息员？

多姆 — 以前好像叫记者。

马克斯 — 啊.....那你跟我们一样。

萨姆 — 你们全都是信息员？

马克斯 — 不是.....我是说，你和我们处境一样.....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带到这里。

萨姆 — 抱歉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刚一下火车.....

多姆 — 行了行了，这段我们已经知道了.....

萨姆 — 我只是在回答你.....既然你都知道，还问我干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！刚刚不是说了吗！

萨姆 — 也不用这么激动吧。

马克斯 — 对不起，你说得对。

萨姆 — 总之，我刚下火车，然后……几个警察把我带到这里。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们扣下。

多姆 — 他们明确说这是“拘留”了吗？

萨姆 — 没有，没有明说，不过……

帕特 — 我听见的更像是“隔离期”。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
萨姆 — 也许他们说的是“更年期”……

多姆 — 这下我们可算弄明白了……

萨姆 — 如果我们真的被警方拘留，总得有个理由。

多姆 — 哦，所以现在又变成警方拘留了？

萨姆 — 抱歉……我是说“留观”……

帕特略微压低声音，悄悄指向观众。

帕特 — 所以你也知道这些一直盯着我们的人是谁……

萨姆注意到观众，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。

萨姆 — 不知道……

马克斯 — 所以你也坐了那班火车？

萨姆 — 13 号车厢，40 号座位。你们呢？

帕特 — 42 号。

马克斯 — 41 号。

多姆 — 43 号。

萨姆 — 那我们当时就坐在一起。

帕特 — 或者面对面。

萨姆 — 那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可能是被同一个人传染的……可究竟是谁？

萨姆怀疑地扫视另外三个人。众人面面相觑。

帕特 — 瞧我们穿成这样……我感觉像进了精神病院。

马克斯 — 可精神病又不会传染……对吧？

萨姆 — 不管怎样，还是尽量别有身体接触。

多姆 — 哦，原来你本来还打算……

帕特 — 咳嗽也尽量避免。真要咳，就用手捂住嘴。

多姆 — 既然我们有传染性，那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口罩？

帕特 — 他们大概觉得我们几个之间戴不戴都一样了。反正我们都已经被“判了”……

萨姆 — 被判了？

帕特 — 对不起，我是说“感染了”。

马克斯 — 那既然如此这样，咳嗽时捂不捂嘴也没意义。

多姆 — 那我们也可以互相碰一碰，对吧？

萨姆 — 至少在那之前，我们可以先认识一下。（向多姆伸出手）萨姆。

多姆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握住了萨姆伸来的手。

多姆 — 多姆。

另外两人也依次照做。

帕特 — 帕特。

马克斯 — 马克斯。

他们带着几分戒备互相握手。突然，扬声器发出一阵电流杂音，随后传来一个画外音。

声音 — 大家好。听得见我们吗？

众人一时不知所措。

萨姆 — 收到。五分满分，听得很清楚。

多姆 — 嗯……那就算四分吧。

声音 — 首先，请允许我们为给各位造成的不便致歉。遗憾的是，在我们共同面对的危机中，这些措施是必要的。事发突然，我们必须紧急处理，因此也来不及向各位清楚说明你们被拘留……我是说，被暂时留置在这个隔离场所的原因，以避免你们与外界发生任何接触……

帕特 — 那现在能告诉我们，这场卫生危机到底是什么吗？

声音 — 通过扬声器不太容易解释。不过请放心，我们很快就会来和你们见面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会保证各位什么都不缺。入口处有冰箱和装满食物的储物柜，可以解决吃饭问题。还有一道门通向一条走廊，两边都有房间，每间都有浴室和小冰箱。条件比较简陋，不过该有的都有……

多姆 — 该有的都有？

声音 — 甚至还有桌上足球。

马克斯 — 至少能告诉我们，这一切要持续多久吗？

帕特 — 我丈夫和孩子还在家里等我。尤其是孩子……

声音 — 请放心。你们的家人、雇主或客户都已经收到通知。祝各位在这里住得愉快，我们很快再见。

扬声器又响起一阵电流杂音，随后彻底安静下来。

帕特 — “住得愉快”？

多姆 — 好了……就这些……我们只好闭嘴等着。

萨姆 — 太离谱了……

众人一时目瞪口呆。

帕特 — 我要给我丈夫打个电话。至少告诉他一声。（她拿出手机。）而且外面的人也许知道得更多……（她按下按键，神情一下僵住。）没有信号……你们呢？

多姆也拿出手机。

多姆 — 我也没有。

萨姆 — 他们肯定用了信号屏蔽器……

马克斯 — 为什么？

众人满腹疑惑。

帕特 — 这么说，我们真的彻底与外界隔绝了……

多姆 — 那现在怎么办？

萨姆 — 还能怎么办？

停顿。

马克斯 — 吃东西呗。

多姆 — 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他们不是告诉我们食物在哪儿了吗。

多姆 — 我们莫名其妙被扣在这里，连为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没法和外界联系，而他脑子里只有吃……

马克斯 — 你有更好的主意？

多姆 — 没有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你们爱干吗干吗，反正我快饿疯了……

马克斯下场。其余三人互相看了一眼。

萨姆 — 说实话，我也有点饿了……

萨姆下场。

多姆 — 你怎么看？

帕特 — 反正把自己饿死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……

她下场。多姆迟疑了一下，也跟着下场。

黑场。

第二幕

灯光重新亮起。多姆和帕特像笼中的狮子一样来回踱步。马克斯若无其事地看着他们，一边吃着一块披萨。

帕特 — 我们刚才不是有四个人吗？

多姆 — 是……

帕特 — 第四个人不见了……

多姆 — 她叫什么来着？

马克斯 — 金。

帕特 — 金？

多姆 — 我记得是萨姆。

马克斯 — 对，萨姆……

多姆 — 他们到底把她怎么了？

马克斯 — 也许放她走了。

帕特 — 放她走了？那为什么不放我们？

多姆 — 要不就是……她死了。

帕特 — 死了？你是说……死于这种病？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。（对马克斯）你怎么看？

马克斯 — 嗯，也许真死了。

帕特 — 至少没影响你的胃口……

停顿。

多姆 — 我们在这儿多久了？

帕特 — 一个星期左右吧？

马克斯 — 正好七天。

帕特 — 对，我不就是这个意思嘛……一个星期。我感觉自己快疯了。

多姆 — 我也是。

帕特 — 疯到该绑起来倒还没有。不过关起来，我们已经被关起来了。

马克斯 — 反正他们让我们待在这儿。

多姆 — “他们”？“他们”是谁？

马克斯 — 管理局。呃，我是说卫生部门。扬声器里不是说了吗？你们没听见？

帕特 — 那不过是扬声器里一个没名没姓的声音……

多姆 — 也是。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。说不定我们是被绑架了……

马克斯 — 被警察绑架？

帕特 — 也许是假警察。他们都戴着口罩……

马克斯 — 可绑架我们干什么？

多姆 — 向我们的家人要赎金？我连家人都没有……我猜你们也不是亿万富翁。

帕特 — 我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套公寓，可在我把五十年的贷款还清以前，严格说来它还属于银行。我可不觉得银行会替我付赎金……只为了让我获释后继续还房贷。

多姆 — 再说，也没人向我们要过赎金。

马克斯 — 至少我没听说。

多姆 — 我们的绑匪大概发现我们不是什么优质客户，就撤了。只是忘了顺便把我们放出去……

帕特 — 或者这是一场劫持人质。人质事件往往拖很久，有时一拖就是几年。

马克斯 — 劫持人质？

帕特 — 为什么不可能？他们提出条件，如果当局不答应，就威胁杀掉我们。

马克斯 — 那你们可惨了。

多姆 — “你们”？

马克斯 — 不，我是说……我们。我们可惨了。当局早就不向恐怖分子的勒索让步了。哪怕人质有生命危险也一样。

停顿。

帕特 — 我们好像开始胡思乱想了……不，就是普通隔离，仅此而已。

多姆 — 你真这么想？

帕特 — 至少我愿意这么想。免得自己先疯掉……

马克斯 — 你说得对。别什么都往坏处想。

帕特 — 最重要的是，现在谁也没生病……如果真是隔离，他们早晚会放我们出去。

马克斯 — 我们到底是沾上了什么“祸”呢？

多姆 — 有意思。你说的是“什么祸”，不是“什么病”。

帕特 — 除了病，我们还能沾上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我不知道……顺口说的……你怎么想？

多姆 — 什么也不想。就算真想到了什么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

帕特转身面对观众。

帕特 — 他们也还在……

马克斯 — 也许他们也走不了。

帕特 — 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被当成人质扣着？

多姆 — 如果他们可以自由离开，我还真想不通为什么到现在都没人走。

马克斯 — 是啊……这里又没什么特别精彩的事。

帕特 — 简直像一档真人秀。再这么下去，连我们自己都要看腻了……

金医生从他们身后走上台。仍由刚才扮演萨姆的那位女演员出演。她换上了一套黑色立领制服，脸上带着电视节目主持人式的笑容。

金 —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

另外三人惊讶地转过身。

帕特 — 她穿的不是我们这种病号服。她一定是医生。

多姆 — 奇怪……这张脸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

帕特 — 我也是，我也觉得见过她。

马克斯 — 也许她总算能解释我们为什么在这儿……

多姆 — 终于来了！

帕特 — 您好，医生。所以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？

金 — 还没有那么快……

多姆 — 至少先告诉我们你是谁，还有我们为什么在这儿。

金 — 我是.....你们的改造师。

帕特 — 改造师？

金 — 我的任务是让你们恢复正常。

帕特 — 我记得以前这种人叫宗教裁判官。

多姆 — 再过几年大概就该叫救赎者了。

帕特 — 可你是医生吗？

金 — 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博士.....金博士。而且我是来治你们的。

多姆 — 治我们？

金 — 可以这么说.....让你们回到正轨。回到康复之路.....

帕特 — 你准备怎么治？

金 — 当然是重新“改造”你们。只要还来得及.....

帕特 — 所以你们没有疫苗。

马克斯 — 听起来真让人安心.....

帕特 — 可你们到底为什么把我们扣在这里？现在总该告诉我们了吧。

金 — 你们接触过一个危险人物。

马克斯 — 你是说.....一个携带危险病毒的人？

金 — 某种意义上，是。我们在观察你们是不是也被感染了.....

多姆 — 可我们根本没接受任何治疗！

金 — 没有治疗方法。

多姆 — 你的意思是，没有医学上的治疗方法？

帕特 — 可我们明明一点症状都没有！

金 — 这种病的潜伏期可能很长。

多姆 — 如果我们真的感染了这种病毒，你们准备把我们怎么样？

金 — 我们正在等上级指示。

多姆 — 我感觉自己像在跟一个硬盘卡住、不断重复同一句话的机器人说话。
你确定中病毒的不是你？

帕特 — 有一点倒很确定：我们已经被关在这里一星期了，完全联系不上家人……

多姆 — 连电话都打不了！

帕特 — 信号被屏蔽了。病毒总不能通过电话传播吧？

金 — 那要看是哪一种……

帕特指向观众。

帕特 — 还有，这些一直观察我们的人到底是谁？

金 — 他们也是实验对象。

帕特 — “也”？那就说明我们果然也是实验对象。

金 — 我们想观察他们在长期接触像你们这样病情严重的人之后，会有什么反应。

多姆 — 可我们根本没和他们接触！

金 — 有。他们听得见你们，也看得见你们。

马克斯 — 我感觉自己像实验室里的仓鼠。

帕特 — 要是至少有个轮子，还能跑两圈锻炼身体。

金 — 相信我，这不是游戏。

帕特 — 那这到底是什么病毒？

金 — 其实……严格说来，并不是病毒。

马克斯 — 那是什么？

金 — 更像是一种通过听觉接触传播的东西。或者视觉接触。也可能两者都有。可以说，是通过模仿传播。

多姆 — 啊，这么一说立刻就清楚多了。

金 — 13号车厢里有人在你们面前做出了不恰当、偏离规范、因而具有危险性的行为。

帕特 — 什么样的行为？

金 — 你们真的一点也不记得？

帕特 — 不记得。

金 — 你们几个都不记得？

多姆 — 不记得。

金 — 那我们就会弄清楚。把你们隔离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确认你们没有“传染性”。

帕特 — 传染性？可你刚说这不是病毒！

金 — 换句话说，是确认你们不会想要重复那种危险的行为，从而再把它“传染”给别人。

帕特 — 那你们还要把我们关多久，才会确定我们没有……传染性？

金 — 我们正在等这方面的指示。现在，你们先努力回忆。

马克斯 — 回忆什么？

金 — 回忆你们在 13 号车厢里看到和听到的东西。我再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好想想……

帕特 — 可是……

金 — 今天就到这里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很快会再见。在此期间，如果你们需要什么，尽管告诉我们。

帕特 — 告诉你们？怎么告诉？我们被关在这里，根本没办法和外界联系！连客房服务都叫不了……

金 — 别担心……“祈求，就给你们；寻找，就寻见……”

多姆 — “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”？

金离开。

帕特 — “努力回忆”……

马克斯 — 你们想起什么了吗？

多姆 — 没有……你呢？

帕特 — 我也没有……

多姆 — 再说，就算真想起了什么，谁也不会说出来吧？

马克斯 — 为什么？

帕特（指着观众） — 别忘了，有人在听我们说话……

多姆 — 这一点想忘都难。

马克斯 — 知道自己正被监听……不是正好能避免“偏离规范”的行为吗？

多姆 — 什么叫偏离规范的行为？

帕特 — 偏离什么规范？

马克斯 — 这……我们不知道。

帕特 — 我们已经知道了。

多姆 — 也许以前知道过……后来忘了。

停顿。

马克斯 — 想这些事把我都想饿了。你们不饿？

马克斯下场。

帕特 — 这家伙脑子里真的只有吃。

多姆 — 我怀疑这个混蛋是派来监视我们的。

帕特 — 我们不是已经被监视了吗？

多姆 — 我是说，从内部监视我们。

帕特 — 间谍？那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。

多姆 — 对……为什么不能是我？

帕特 — 我不觉得你是他们的人。

多姆 — 说不定你才是间谍。你故意套我的话。

帕特 — 那我干得可真差。你什么都没说。

多姆 — 我只是谨慎。

帕特 — 那就换我来说。

多姆 — 随你。

帕特 — 我刚才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……其实也不完全是真的。

多姆 — 是吗？

帕特 — 我记得一件事。

多姆 — 我听着……（*指着观众*）我们大家都听着……

帕特 — 我记得火车上坐在我们旁边的那对男女。

多姆 — 是吗……？

帕特 — 那个男人开始给女人讲一个故事。

多姆 — 故事？

帕特 — 一个疯子的故事。

多姆 — 那我倒想听听。

帕特 — 一个疯子捡到一面镜子。他照了照，看见自己的脸，突然说：“这傻子的脸怎么看着这么眼熟……”另一个人接过镜子，也照了照，说：“当然眼熟，这不就是我吗！”

多姆 — 你觉得这是“疯子的故事”？

帕特 — 不管怎么说，只有疯子才会讲这么荒唐的故事。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学的，对吧？

多姆 — 对……

帕特 — 而且这个故事，在我讲给你听以前，你就已经听过了……

多姆 — 也许吧。

帕特 — 你和我一样，是在那节车厢里听见的。

多姆 — 就算是吧。然后呢？

帕特 — 那个女人的脸突然……像扭曲了一样。她从头到脚一阵阵抽搐。然后张开嘴，发出一种一截一截的怪叫声。

多姆 — 怪叫？什么样的？

帕特 — 哈，哈，哈！

多姆 — 哈，哈，哈？

帕特 — 哈，哈，哈！

她突然歇斯底里地笑起来。

多姆 — 小声一点，拜托……后来呢？

帕特 — 她看起来并不痛苦。男人看着她，接着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。

多姆 — 所以真的会传染。然后呢？

帕特 — 警察来了，把他们两个都带走了。

多姆 — 我明白了……

帕特 — 你当然明白。你当时也在那里。

多姆 — 我不记得.....

帕特 — 我不是间谍。你可以相信我。

停顿。他把她带到舞台后方，离观众远一些。

多姆 — 那叫“笑”。

帕特 — 什么？

多姆 — 你刚才描述症状的那种传染病。它叫“笑”。

帕特 — “笑”？那是什么？

多姆 — 一种卫生部门曾经成功根除的疾病。好吧，看样子也没完全根除。

帕特 — 可到底是什么病？

多姆 — 一种非常古老的病。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。症状相对轻微，却会让人出现失序行为。按他们的话说，就是“偏离规范”.....

帕特 — 可我刚才给你讲了同一个故事，你并没有笑。

多姆 — 同一个笑话第二遍总没那么好笑。再说，我们已经失去了笑的习惯。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才算好笑。

帕特 — 好笑？

多姆 — 好笑。或者滑稽。就是能让人发笑的东西。我们已经不会笑了。

帕特 — 那你呢？你有时候会.....笑吗？

多姆 — 你是说偷偷地？公开笑的话.....你也看见被抓到会是什么下场。

帕特 — 那你呢？

他走近她，压低声音。

多姆 — 我参加了一个组织。

帕特 — 恐怖组织？

多姆 — 随你怎么叫。我们秘密聚会，互相讲笑话，然后一起笑。至少.....努力笑。

帕特 — 疯子的故事？

多姆 — 嘲笑当局就一定是疯子吗？甚至.....嘲笑至高领袖。

帕特 — 可批评当局是违法的，对吧？对至高领袖不敬更是亵渎。

多姆 — 以前，亵渎并不违法。

帕特 — 你怎么知道这些？

多姆 — 我们找到了书。

帕特 — 书？

多姆 — 还有报纸。

帕特 — 那是什么？

多姆 — 有点像平板电脑，只不过字是用黑色墨水印在纸上的。

帕特 — 就像商品包装？

多姆 — 而且因为内容不通过网络传播，所以没法控制。

帕特 — 那当然被禁止了。

多姆 — 曾经并没有……那是另一个时代。

帕特 — 我不记得。

多姆 — 所有人都忘了。管理局想尽办法让人们忘掉过去，其中一件事就是把书全烧了。

帕特 — “笑”……

多姆 — 据说，“笑是人类特有的东西”。是它把我们和蜜蜂、蚂蚁、白蚁这些群居动物区分开来……

帕特 — 至少我们还有智慧。

多姆 — 还能有多久呢……教师变成了培训员，政治家变成了改造师，信息技术员变成了“计算员”，眼看就快变成“计算机”了……

马克斯回来。两人立刻停止谈话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帕特 — 吃饱了？

多姆 — 好吃吗？

马克斯 — 棒极了。

帕特 — 今天吃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披萨。

多姆 — 又是披萨？

帕特 — 他们到底要把我们关在这里、天天塞披萨，关到什么时候？

马克斯 — 我喜欢披萨。

多姆 — 要不我们逃出去？

马克斯 — 逃？那不是不允许吗？

多姆 — 当然……我开玩笑的。

马克斯 — 肯定不允许。再说，我们跑出去还可能把外面的人传染了。

多姆 — 比如观众。现在看起来他们倒没怎么笑，不过……

马克斯 — 而且反正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你们……

多姆 — 好吧……那现在干什么？

帕特 — 还有披萨吗？

马克斯 — 冰柜里多得是。放进微波炉热一下就行。

多姆 — 我跟你一起去。

多姆和帕特下场。金回来。

金 — 怎么样？从他们嘴里套出什么了吗？

马克斯 — 什么也没有……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的信息员了……

金 — 我也开始怀疑了……算了。你总该有个看法吧？

马克斯 — 什么？

金 — 你怎么看？

马克斯 — 什么都不看。老板，你一直说我想得太多，说那很危险……

金 — 反正，我们已经有他们的档案。

马克斯 — 那我呢？你们也有我的档案？

金 — 当然！还是你自己写的。你为了拿举报奖金，把自己举报给警察，不记得了？

马克斯 — 记得，记得……结果我被关了十年，用你们的话说，是为了把我“拉回正轨”。

金 — 如果人人都像你，我们会少很多麻烦，相信我。

马克斯 — 老板，你真觉得这些人很危险？

金 — 你还怀疑？

马克斯 — 不，当然不……

金 — 既然你连一点信息都套不出来，那就再写一份关于你自己的报告。把你所有偏离规范的思想列出来。明天早上放到我桌上。

马克斯 — 是，老板。

马克斯环顾四周，又看向观众。

金 — 你又在想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什么也没想，我保证。

金 — 我明明看得出来你在想东西！说吧。

马克斯 — 我只是想……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

金 — 一座废弃的剧院。

马克斯 — 剧院？

金 — 以前，人们会聚到这种地方一起笑。

马克斯 — 笑？

金 — 那时候是合法的。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。甚至当局。

马克斯 — 连至高领袖也可以？

金 — 甚至可以拿自己开玩笑。

马克斯 — 幸好那个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。

金 — 对……别告诉我你又在想什么。

马克斯 — 我去写报告。

马克斯下场。金走向观众。

金 — 你们怎么样？没有什么危险症状吧？没有控制不住地发笑吧？很好。只要规规矩矩的，待会儿就放你们出去……

金下场。多姆和帕特回来。

多姆 — 你觉得是她吗？

帕特 — 谁？

多姆 — 萨姆！你觉得她是间谍？

帕特 — 所以你现在不觉得是我了？

多姆 — 不。

停顿。

帕特 — 那对男女，你其实记得很清楚。

多姆 — 哪一对？

帕特 — 男人给女人讲故事，然后两个人一起笑。

多姆 — 你为什么觉得我记得？

帕特 — 因为那对男女就是我们。

多姆 — 也许吧。（停顿）你以前从来没笑过？

帕特 — 从来没有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就像.....完全失去了控制.....还有点羞耻。

多姆 — 我懂。第一次总是这样。

帕特 — 那你呢？以前跟别的女人笑过吗？

多姆 — 笑过。跟别的女人，也跟别的男人。有时候好几个人一起。

帕特 — 好几个人.....

多姆 — 你喜欢吗？

帕特 — 我.....不知道.....

多姆 — 你喜欢。

帕特 — 是.....

多姆 — 你会发现，一旦开始，就很难戒掉。

帕特 — 我怕的就是这个。所以他们才把我们关在这里，对吧？

多姆 — 对.....当时坐在我们对面的另外两个人，应该就是警察。

帕特 — 就是他们把我们带来的。他们戴着口罩，可我认出了声音。

多姆 — 所以你其实早就知道。

帕特 — 对。可两个人笑一笑，为什么会让他们这么害怕？

多姆 — 因为笑的破坏力很大。他们知道。

帕特 — 破坏力？你是说对健康有害？

多姆 — 对健康倒未必，甚至可能有好处。笑真正威胁的是他们。

帕特 — 为什么？

多姆 — 一旦开始什么都敢笑，人就没那么天真，也就没那么听话。笑是有颠覆性的……

帕特 — 那他们准备把我们怎么样？

多姆 — 我不知道。我们让他们害怕。

帕特 — 害怕？

多姆 — 他们怕笑会传染，怕这场“疫情”把整个制度都冲垮，连他们一起。

帕特 — 你觉得他们会杀了我们？

多姆 — 肯定想过。不过，他们总不能把所有人都杀掉……

帕特 — 那我们怎么办？

多姆 — 要不要我再给你讲一个？

帕特 — 再讲一个笑话？

多姆 — 反正都是死，不如笑死……

帕特 — 先说好，我已经结婚了。

多姆 — 放心，笑一笑还算不上出轨。

帕特 — 我听着……

多姆 — 那么，这是一个关于……

帕特 — 别在这儿讲，我觉得有人在听……

多姆 — 你说得对……去我房间吧。

两人下场。金和马克斯回来。

马克斯 — 老板，这是我的报告。

金 — 就这么薄……你确定没漏掉什么？

马克斯 — 绝对没有，老板。

金 — 他们去哪儿了？该不会逃了吧……

马克斯 — 应该在各自房间里。

场外传来多姆和帕特的大笑声。

金 — 这下至少确定了。

马克斯 — 对……他们确实感染了这种病毒。

两人又听见笑声，都有些尴尬，也有些不安。

金 — 你笑过吗？

马克斯 — 没有。你呢？

金 — 听起来挺痛苦的，不是吗？

马克斯 — 我哪知道，我都说了从来没笑过。你又想套我？

场外又传来一阵笑声。

金 — 这一次没选择了。必须向管理局报告……

黑场。

第三幕

金仍穿着那套黑色立领制服，站在一旁。多姆、帕特和马克斯坐着。多姆和帕特依旧穿着蓝色、粉色或绿色病号服，而马克斯现在换上了一件类似护士服的白大褂。

金 — 各位朋友，首先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邀请。

帕特 — 我们好像也没什么选择……

多姆 — 我们是囚犯！

金清了清嗓子，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似的继续说。

金 — 所以，我把各位召集到这里，是为了进行一次团体治疗。

帕特 — 你是说审讯吧……

金 — 我们知道，你们当中有两个人来到这里以后曾经“笑病发作”。这证明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在隔离之前就已经感染，第二个人则是被他传染的。

多姆 — 既然你们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调查？

金 — 我们希望有罪的人主动自首。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……

马克斯 — 笑？我们？我们连“笑”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。对吧，朋友们？

帕特 — 行了，别装了……我们已经知道你是间谍。

马克斯 — 可我真的……

多姆 — 而且还是个很差劲的间谍。

马克斯 — 好吧，也许我是卧底，但我不是间谍。间谍是站在错误一边的人。我们站在正确的一边，对吧，老板？

金 — 这位先生不是间谍。他是信息员。

多姆 — 那你到底是什么？

金 — 我是你们的改造师。

多姆 — “改造师”？

金 — 我的职责就是把你们重新改造。

多姆 — “改造师”这个词原来可不是这个意思。

金 — 查字典就知道了！

多姆 — 字典早就被你们整个改写了。不过我找到过一本旧百科全书，所以我知道这些词以前是什么意思。

金 — 如今每个词该是什么意思，都由管理局来定义，唯一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国家。

多姆 — 你们什么都改写了，连《圣经》也不例外！把上帝换成了至高领袖！还把所有书都烧掉，不留任何过去的痕迹！

金 — 看来并没有全烧干净。你显然还读到过几本。

多姆 — 现在能读到的一切都只能在屏幕上，通过一个完全由你们控制的网络。

帕特 — 所以你们想重新“改造”我们……把硬盘清空，再重装操作系统，是吗？

多姆 — 大概还要顺便装个杀毒软件……

金 — 笑是非常容易上瘾的。只要笑过一次，以后就总会想再来一次。

帕特 — 按你的说法，笑是一种毒品？

多姆 — 至少算一种软性毒品。

金 — 笑瘾和酒瘾一样，永远不可能真正治愈。你可以忍住不笑，可诱惑永远都在。

马克斯 — 一日酒鬼，终身酒鬼。

金 — 这方面你很有发言权。你曾经偷偷喝酒，还自己把自己举报给警察，结果被送去戒瘾改造整整十年。

马克斯 — 我现在已经不喝了。

多姆 — 可他是真能吃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这次治疗，就有点像匿名戒酒会？

金 — 没错……匿名笑者会。

帕特 — 目的就是揪出那些偷偷发笑的人。

金 — 正是。

多姆 — 那你打算怎么做？

金 —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据说是个笑话。看看你们当中谁会笑。

帕特 — 明白了。相当于一次筛查测试。

多姆 — 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过无论你讲什么，我都怀疑你能不能把任何人逗笑。

金 — 为什么？

多姆 — 因为要笑得出来，至少得大家都愿意，而且还得跟投缘的人在一起。

帕特 — 说白了，就是谁先笑，谁就进再教育营。

多姆 — 或者更糟，直接处决。

金 — 你们怎么猜到的？

帕特 — 我已经快“笑死”了……

金 — 好吧，我还是把故事讲完。

马克斯 — 我们听着呢，老板。

金 — 一个疯子捡到一面镜子。他照了照，看见自己的脸，说：“这傻子的脸怎么看着这么眼熟。”另一个疯子接过镜子，也照了照，然后说：“当然眼熟，这不就是我吗！”

马克斯 — 简直蠢透了。

金 — 所以才好笑，不是吗？至少……我想是吧。

多姆 — 还要看怎么讲。

帕特 — 更要看是谁讲。

金 — 是吗？

帕特 — 知道自己一笑就会被处决，多少会影响效果。

金 — 你觉得？

帕特 — 当然了。

金 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……那就换个规则：谁先笑，谁就挨一下！谁愿意跟我玩？

其他人都沉默不语。

马克斯 — 我愿意，老板。

金 — 好……你要是笑了，就算输。

两人各拿一杯水，喝一口含在嘴里。然后互相托住对方的下巴，神情严肃地盯着彼此，一动不动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其他人困惑地看着他们。渐渐地，马克斯忍不住露出笑意，接着突然笑出声，把嘴里含着的水全喷到金脸上。笑具有传染性，其他人也跟着大笑起来。

金 — 这么说，所有人都感染了……

多姆 — 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了，也跟大家一起笑了……

金（对马克斯） — 好吧，你现在才算真正进入隔离。

马克斯努力恢复严肃的表情。

马克斯 — 遵命，老板。

可马克斯还是忍不住继续笑。

金 — 你觉得很好笑吗？

马克斯 — 一点也不好笑！其实……是有点，可是……

多姆 — 你看，你想的时候也可以很有趣。准确地说，是你不想的时候……

大家继续笑，笑得近乎歇斯底里。金显得非常不舒服，甚至有点害怕这些笑声。

金 — 我命令你们停止发笑！

可其他人正笑得停不下来。金捂住耳朵，匆匆下场。多姆、帕特和马克斯的笑声渐渐平息。

多姆 — 怎么样，什么感觉？

马克斯 — 笑吗？不知道……我原来以为会很疼。其实还挺舒服。

帕特 — 非常舒服……

马克斯 — 至少很解压。

多姆 — 想想看，以前人们居然可以在公共场合笑……

帕特 — 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？

多姆 — 事情很早以前就开始了，只是一点一点发生的。最初只是禁止拿某些东西开玩笑。先是宗教……

马克斯 — 然后当然是当局。

多姆 — 后来，他们把至高领袖变成了新的上帝，于是任何批评都成了亵渎。

马克斯 — 酒也被禁了。因为人一喝醉，就更容易笑。

多姆 — 管理局还列过一张“允许开玩笑的话题”清单。年复一年，那张清单越来越短。

马克斯 — 最后他们觉得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干脆禁止笑。

多姆 — 就这样，一步一步地，从“不是什么都能笑”，走到了“什么都不能笑”……

马克斯 — 到最后，连自己都不能笑了……

多姆 — 连穷人也不许拿自己的苦日子开玩笑。

帕特 — 可他们怎么让所有人都遵守这种禁令？

多姆 — 当局把笑当成一种精神疾病。谁被发现发笑，就立刻被送去强制收治。

马克斯 — 当然，他们把所有可能让人想笑的东西都清除了。

多姆 — 禁报纸，关剧院，人人自我审查……

马克斯 — 小丑、喜剧演员和演员都被视为危险的恐怖分子。

多姆 — 对待笑，就像过去对待麻风病一样。有人只是因为被听见笑了一声，就被活活封死在自己家里。

马克斯 — 他们还强迫所有人戴口罩。

多姆 — 名义上是为了防病毒。实际上，是为了不让任何人的脸上哪怕露出一丝笑容。口罩最后变成了嘴套。

马克斯 — 就像过去某些宗教里那样。

多姆 — 后来，管理局自己成了唯一的宗教。

马克斯 — 慢慢地，再也听不到任何人笑了。

多姆 — 禁止笑，当然也就等于禁止批评、禁止抗议。

马克斯 — 没有社会冲突，没有政治辩论，自然也不再有选举。

多姆 — 就像过去很多世俗或宗教独裁体制一样。

马克斯 — 管理局以为这种“病”已经彻底根除。可最近又零星出现了几个病例。你们就是其中之一。

帕特 — 他们准备把我们怎么样？杀掉？

马克斯 — 在消灭你们之前，他们认为你们是死不悔改、无法治愈的“笑者”，所以想先拿你们做实验。

帕特 — 实验？

马克斯 — 研究观众接触你们之后的反应，观察这种“病”如何传播，以及笑会对一个原本“健康”的人群造成多大破坏。

帕特看向观众。

帕特 —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要把他们逗笑？

多姆 — 可我们只会几个烂笑话……

帕特 — 那就得重新学会怎么笑，也学会怎么让别人笑。

停顿。

马克斯 — 可如果至高领袖抛弃我们，会发生什么？

多姆 — 不会是世界末日。更像是重新开始。培训员会重新变回教师，改造师也会重新变回政治家……

马克斯 — 那像我这样的信息员呢？我什么都不会！我怎么办？

多姆 —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，总还能去当演员。

黑场。

第四幕

帕特焦虑地来回踱步。她走向观众。

帕特 — 别担心，你们很快也会被放出去。至少……我希望如此。

多姆上场。

多姆 — 有新情况吗？

帕特 — 还是没有。我好像听见外面有点动静，不过声音很闷。

多姆 — 剧院的隔音一向很好。

帕特 — 那个间谍去哪儿了？

多姆 — 正在把剩下的披萨吃完……

帕特 — 我们还被锁在这里，和世界完全断了联系。已经好几天没有任何外面的消息了。

多姆 — 等冰柜里的东西吃光，我们就要饿死了。亏我们还以为自己会笑死…

…

帕特 — 你觉得我们能活着出去吗？

多姆 — 难道在被隔离以前，我们就不已经算“死了”吗……？

帕特 — 你说得对。我们真正患了很久的病，是悲观症。

多姆 — 而笑更像是它的解药。

马克斯回来。

马克斯 — 我听见外面有奇怪的声音……你们没听见？

多姆 — 没有……

三个人一起侧耳倾听。

帕特 — 好像……是有一点……从很远的地方传来……

多姆 — 听起来像……爆炸声？

马克斯 — 爆炸？那是“爆笑”吧。

金回来，脸色很差，衣服也乱了。她手里拿着一块“禁止发笑”的标志牌：圆形红边框里画着一个咧嘴大笑的表情符号，上面斜划着一道红线。

马克斯 — 老板，你看起来不太妙。出什么事了？

金 — 情况变了……

马克斯 — 看样子不是往好的方向变。

金 — 那要看对谁来说。

马克斯 — 疫情在扩散？

金 — 很遗憾，已经变成全球性大流行了。笑的危机彻底失控，所有人都开始狂笑。城里到处都传出一阵阵爆笑。

马克斯 — 有那么严重？

金 — 街头巷尾到处都在爆发笑声。警察完全招架不住。更糟的是，不少警察已经笑死了……有人笑得下巴都快脱臼，笑得肋骨生疼！笑弯了腰！笑趴了！笑得像疯子！笑得直不起身！笑得满地打滚！笑尿了！笑出眼泪了！

马克斯 — 原来人还真能笑出眼泪？

金 —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？“疯子越多，笑得越欢”？

马克斯 — 没听过。

金 — 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：全世界都疯了！

多姆 — 这么说，革命已经开始了……

金 — 是整个制度都在崩溃。当局已经集体辞职，至高领袖也逃离了这个国家。

马克斯 — 至高领袖？他去哪儿了？

金 — 他向梵蒂冈申请了政治庇护。至少在那里，他不用担心笑死。

帕特 — 那你们准备把我们怎么办？

金 — 已经没有继续隔离你们的意义了。你们自由了。

多姆 — 终于……我真想出去看看。有人在街上笑，在公共交通里笑，说不定明天，电影院和剧院里也会有人笑。

金 —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。

帕特 — 来嘛！跟我们一起笑个痛快！

多姆 — 这个你听过吗？有个疯子想禁止全世界的人发笑……

马克斯 — 最后却是他自己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
其他人放声大笑。金也开始神经质地笑起来，很快变成抽搐，最后倒在地上。帕特俯身查看。

帕特 — 她死了！原来真的会笑死人？

马克斯 — 最近已经观察到这种现象了。管理局的负责人一旦暴露在震耳欲聋的笑声里，就会当场倒毙。

多姆 — 所以他们才拼命想把这场“疫情”压下去。

帕特（对马克斯） — 可你没死。

马克斯 — 大概因为我早就不再相信那一套了……

多姆 — 某种意义上，你早就免疫了。跟我们一样！

帕特 — 那我们真的自由了？

多姆 — 自由了，可以重新什么都笑！

帕特 — 我们还一直以为，是因为禽流感或者什么“青啤病毒”才被关在这里。

马克斯 —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？

多姆 — 重新学会笑。重新学会生活。

帕特 — 我有点害怕……

多姆 — 很正常。奴隶刚获得自由的时候，往往不知道该拿自由怎么办。

马克斯 — 那我可以重新喝酒了？

帕特 — 当然！不过说不定你已经不再需要它了。

马克斯 — 太美妙了！不过确实有点让人晕眩。

多姆 — 是啊……我们就像一个死去魔术师留下的鸽子。

马克斯 — 什么意思？

多姆 — 我们诞生于一场魔术。可那个把我们从虚无中变出来的魔术师已经不在。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个让我们诞生的幻术，也不知道如今该怎么使用自己的翅膀……

帕特 — 你这话说得真美。

多姆 — 这叫诗。

帕特 — 诗？

多姆 — 又一种以前被禁止的东西。

帕特 — 还有别的吗？

多姆 — 多得很！比如性高潮。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？

帕特 — 我都说了，我结婚了……

多姆 — 待会儿我私下给你示范……你就知道了。性高潮之于爱情，就像笑之于智慧，或者喷嚏之于感冒。治不了病，可当下确实让人舒服一点。

金恢复了意识。

帕特 — 看来她到底还没完全死。

马克斯 — 她大概也已经没那么相信那一套了。

金 — 我怎么了？

帕特 — 你刚才笑病发作了。别担心，现在没事了。

马克斯 — 观众呢？我们差点把他们忘了。

多姆 — 既然现在重新有权让他们笑，又不用受罚……

马克斯 — 真可以吗，老板？

金 — 毕竟，这里是剧院。

多姆 — 那我们得发明一些新的笑话了。

金 — 对。因为那个疯子照镜子的故事，我到现在还是没听懂……

多姆 — 其实那是个象征性的故事。

金 — 象征性？这又是什么意思？

多姆 — 幽默就是一面镜子。演员把这面镜子举到观众面前，让他们可以笑一笑自己的毛病。

帕特 — 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面镜子里认出自己。

多姆 — 每个人。除了疯子。他们宁可把镜子砸碎，也不愿看见镜子里映出的那张扭曲的脸。

马克斯 — 那就笑吧！

多姆 — 这是我们的自由。借用上个世纪一位喜剧演员的话：“自由，只会因为不用而磨损。”

帕特 — 一起笑吧，而且什么都可以拿来笑……

马克斯 — 因为如果今天这也不能笑、那也不能笑，明天我们就什么都不能笑了。

马克斯一把抓起“禁止发笑”的标志牌，扣到金的头上。所有人都放声大笑，可以再配上预录的笑声，把效果放大。

黑场。

剧终

关于作者

让-皮埃尔·马丁内斯（Jean-Pierre Martinez）1955 年出生于法国瓦兹河畔欧韦。年轻时，他曾在多个摇滚乐队担任鼓手，之后从事广告符号学研究。随后，他开始为电视创作剧本，并最终重返舞台，成为剧作家。

他创作了近百部电视脚本和 **123 部舞台剧**，其中包括《星期五，13 号》（*Friday the 13th*）和《脱衣扑克》（*Strip Poker*）等在多个国家上演的喜剧作品。

如今，让-皮埃尔·马丁内斯是法国当代作品上演最为广泛的剧作家之一。他的剧作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并由专业剧院和业余剧团在全球 **100 多个国家** 上演。

他的剧作可在以下网站查阅和下载：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>

让-皮埃尔·马丁内斯的著作权及演出权由法国戏剧作家与作曲家协会 SACD（Société des Auteurs et Compositeurs Dramatiques）代理。

版权声明

本剧文本受著作权法保护。

本剧文本可免费下载，供阅读及个人使用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未经作者事先许可，不得对全文或部分内容进行复制、出版、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。

任何公开演出，无论由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团进行，均须事先获得演出许可，并支付相应的著作权使用费。

如需联系 Jean-Pierre Martinez 并申请演出其作品的授权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en/contact-2/>

阿维尼翁 — 2026 年 10 月

<https://jeanpierremartinez.net/>

本剧可免费下载